

THE SEVENTIES 月刊

七十年報

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增刊

中國新寫實主義 文藝作品選

續編

附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興起（幸怡）

中國新寫實主義
文藝作品選

璧華 楊零編

書 名：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四編）
編 輯：璧 華 楊 零
出 版：當代文學研究社
香港灣仔譚臣道8號
威利商業大廈十一樓A
電話：5-278786
承 印：藝 城 印 刷 公 司
香港柴灣利羣街40號 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

1983年12月初版

定價港幣16元

目 錄

探索者的足跡(編序)-----壁 華(1)

在同一地平綫上(中篇小說)-----張辛欣(7)
《收穫》1981年第6期

掙不斷的紅絲綫(短篇小說)-----張 弦(66)
《上海文學》1981年第6期

離離原上草(中篇小說)-----張笑天(72)
《新苑》1982年第2期

心祭(短篇小說)-----問 彬(100)
《當代》1982年第2期

高山下的花環(中篇小說)-----李存葆(109)
《十月》1982年第6期

夢，遺落在草原上(短篇小說)-----金志國(149)
《西藏文藝》1982年第6期

大漠風(短篇小說)-----趙 熙(153)
《新港》1982年第7期

我們這個年紀的夢(中篇小說)-----張辛欣(159)
《收穫》1982年第4期

鬼城(短篇小說)-----賈平凹(176)
《花城》1983年第1期

吳王金戈越王劍（劇本） 白 樺（180）

《十月》1983年第2期

我的路（傳記） 劉曉慶（203）

《文匯月刊》1983年第6期

附 錄

談談異化問題 王若水（221）

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 王若水（232）

爲人道主義辯護 若 水（248）

探索者的足跡（編序）

璧 華

在中國大陸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之際，我們編選出版了這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異》（四編）。海外讀者通過這個異本，一方面可以明瞭那些被中共指責為精神污染之作的廬山真面目，並給於公正的評價；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人們檢閱最近兩年多來大陸文藝家在政治鬥爭的夾縫中進行艱辛工作的情況，以及他們的令人敬佩的藝術勇氣和驕人的藝術成就。

以下我想從三個方面給他們的藝術成就描出一個輪廓來。

映現異化的社會現實

“異化”是中共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經常提到的話題，北京的報章已經對反映“社會主義異化”的文藝作品展開了批判。那麼，什麼是“異化”呢？

所謂“異化”，首先是指一種客觀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的產物——包括宗教、意識形態、國家、商品等發生異化，即擺脫了人的控制，而成為與人相對立和格格不入的力量。例如宗教，照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rbach）的說法，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他認為人具有理性（知）、意志（能）和心（愛）幾種本質，不過這幾種東西在人身上是有限的，但是人通過想像、幻想把它設想成為無限的，並使之集中於上帝一身，於是上帝是全知、全能、博愛的化身。人創造了上帝之後，反而蔑視自己的價值，匍匐在他腳下，懇求他的庇護，這就是異化。再以金錢為例，它是人創造出來的，但反過來人却成為它的奴隸，支配着人們的命運。可見，異化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一個關心社會人生的作家，怎能不去反映這一現象。看看以下幾篇作品。

《心祭》，寫的是母親爲兒女一生勞碌，長期守寡培育兒女成長，但兒女們（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就是共青團員）却毫不關心她的愛情生活，還一起反對她再嫁，使之懷恨而逝。

《大漠風》，寫革命幹部劉大榮由人民公僕反轉過來享受特權，欺壓百姓，甚至迫害爲革命犧牲的戰友的女兒。

《高山下的花環》，這篇中共軍事文學的傑作，其中寫到主要是農民的力量把它推上台的中共，在四人幫時期反使農民受盡苦難，這點可以從農民戰士梁三喜在對越戰爭中戰死時留下的一張欠款單裏看出，這筆欠債是他生前爲救濟瀕於饑餓的農村家人而向戰友借來的。

《離離原上草》，寫以解放全人類爲己任，並聲稱只有在他們統治下人的個性才能得到高度發揮的中共，在他們取得政權之後，在一個長時期內却反過來扭曲人性。小說中的人物劉四新，除了毛語錄之外，可以說一無所知，她唯毛澤東的話是聽，連與多年失散的父親相逢，都因他是“敵人”而予以仇視，堅決不承認；在那個社會裏，政治——階級鬥爭已成爲一種異己力量，控制人、摧毀人的一切。什麼人的價值、人的尊嚴，都被拋擲到九霄雲外。

《在同一地平線上》，反映出一個自稱沒有剝削，沒有爾虞我詐，人們有十分廣闊的天地均的社會主義社會，怎樣異化爲極度狹窄，有才能也根本無法施展，只能作無望的掙扎的地方。

以上僅舉幾個例子，選本中其它幾篇也都有這方面的描繪，可見異化現象在中國大陸是多麼的嚴重，不管你承認與否。我以爲承認社會上的異化現象，並加以消除，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原則的，目前中共只認爲異化現象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不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如何都說不通。

出路在哪裏？

近年來，隨着中共政策的開放，各種哲學思想（不論中外）都重新評價，並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青年人在對現實有所不滿，對馬列主義有所懷疑之際，吸取一種思想指導自己的行動，探索新的出路，就成爲很自然的事了。在這個選本裏，就留下了他們勇敢探索的深深的足跡。

《在同一地平線上》的男主人公是一個頗有才華的青年畫家，他最擅畫虎，連美術雜誌主編楚風之都喜愛並向他索取，電視台也介紹他的作品，可見已有一定成就。可是他要出版一本畫冊，却是非常困難，因為和他競爭的對手是畫家徐飛，徐飛的父親有名氣，加上久居京城，捷足先登，使小說主人公居於下風。如果按照以往毛澤東的教義，想出名是罪惡，在特權面前只有逆來順受，忍辱偷生。但經過太多的苦難折磨和鍛鍊的中國青年，絕不再做“馴服工具”，他們重視自己的價值，於是展開了與逆境的搏鬥。在《我的路》中，作者劉曉慶以真摯、蘸滿血淚的筆觸，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她令人同情和令人欽佩的生死搏鬥的歷程，塑造出（雖然作者並不有意這樣做）一個不怕荊棘滿途，勇於與舊習慣勢力周旋，以維護人的尊嚴的覺醒了的中國女性的形象。《在同一地平線上》，作者張辛欣更把這種搏鬥典型化，更為集中、更為強烈、十分形象地表現出來，請看這段主人公搏鬥時精彩的內心活動：“在濃墨、淡彩點染之間，我總是貫穿着一種時隱時現的緊迫感。有一個奇怪的感覺。這不僅僅是藝術，也是一場緊張的競爭。是一個沒有定局限制的拳擊賽。連正兒八經比賽規則都沒有。不僅是用拳，而且是用膝、用腳、用肘，像遲遲拳那樣。又像柔道，帶衣領絞殺的手段。這個場地很小，彼此都不能容忍另一個的存在。你不擊他，他要擊你。每一瞬間都在防備中，緊張地窺視對方，尋找弱點，對方是別人也是自己。老是在揮着拳，對着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不斷地打，非要打得爬不起來才算。”此外作者寫主人公特別喜好虎，他不斷地觀察虎、研究虎、畫虎，這是由於他在觀察研究過程中，發現了一種十分親切的人生哲理：他發現在東北虎、華南虎和孟加拉虎中，就性情的猛烈、胆量的大小、動作的靈敏以及獵食的本領等方面，孟加拉虎居首位，乃是因為孟加拉虎“生境多樣”，而且有“強勁”的對手，為了應付對手，它“不能不變得更加機警、更靈活、更勇敢和更殘酷。”再加上孟加拉虎“面臨人的威脅”，上世紀末以來，對它的狩獵一直居於世界狩獵運動的王座，“在沉重的打擊和嚴酷的生存競爭中，孟加拉虎變得更機警、更頑強。”在作品中，主人公為了使自己能在美術界出人頭地，就不擇手段，進行種種活動，克服重重困難，那種機警和頑強，猶如孟加拉虎。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把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的生物界通過“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而不斷進化的思想運用到當前的中共社會中，這正是德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的觀點。

《離離原上草》，這篇作品中，作者張笑天在毫不掩飾地暴露以往中共社會不人道、無人性的現象之後，表示出對中國古代傳統的人道美德的由衷讚賞。作品中塑造了一個閃耀着人性美的主人公杜玉鳳，她對由於殘酷的階級鬥爭而陷入極度不幸的人們（“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申公秋、“走資派”蘇岩）一律伸出同情之手，當時推許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打落水狗”精神與她是格格不入的，她只是記得老人說過的“古時候上法場就裁的死刑人犯，還給碗酒呢，”在她看來“人只有一刀罪，沒有餓飯罪、皮肉受苦罪。”而且她堅信“良心是聖水的人”，她總相信“良心、人的本性的聖水可以化開鐵疙瘩！”作者這樣讚揚這位人物道：“杜玉鳳是現代人，骨髓裏却奇怪地摻和了一點古典民族的成份。”其言外之意是十分明顯的。

《吳王金戈越王劍》，中共建國以來，出現過許多以越王勾踐亡國之後臥薪嘗膽，遂而復國的故事，並賦予它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的主旨。六一年曹禺的《胆劍篇》除了表現以上的主旨外，更賦予“一時強弱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的新意念和哲理思想。在那些作品中，勾踐都是正面肯定的形象。但今天到了白樺手裏，勾踐成爲一個反面否定的形象，作者寫他在勝利之後，不是怎樣愛護幫助他奪回政權的人民和左右的人臣，而是修建豪華宮殿，選徵大批美女，幽禁王后，逼使文種自殺，范蠡避禍遠隱。其中寄寓了孟子的“君爲輕、社稷次之，民爲貴”的民本主義思想。當然，白樺是希望中共領導層能吸取毛澤東時代的教訓，貫徹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表現了作家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襟懷。

叛逆性的表現手法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近二三年來，中共文藝家的作品在思想內容方面已達到了新的高度——哲理的高度，使小說主題具有了

更廣泛、更普遍，甚至世界性的意義（例如異化、生存競爭的哲理思想）。不僅如此，他們在藝術技巧方面也攀上了新的境界——詩的境界。

我想先用傑出的年輕女作家張辛欣的兩篇作品為例來說明。

《在同一地平線上》，寫的是一對夫婦（男方致力於美術，女方考入了電影學院導演系），他們都有很強的事業心，都想發展，互不相讓，因而產生許多矛盾和痛苦。小說用形象的比喻描述存在於二人間的狀態：“我們的結合，像是拼湊了一個兩頭怪蛇，身子捆在一處的兩副頭腦，每一個都拼命地要爬向自己想去的方向，誰也不肯為對方犧牲自己的意志。”作者通過他們的生活道路，提出了這樣一個有很深含意的哲理命題：兩個智力“在同一地平線上”的夫婦怎樣才能使家庭生活獲得“平衡”，變得美滿。

這是一篇心理結構的小說，和以往中共的情節結構的小說不同，作品中沒有特別介紹人物的過去，而只是在心理活動過程中，在意識流動的長河中，穿插一些往日的浪花，是零碎而不完整的，在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姓名都沒有，他們的外形介紹也欠奉，他們的性格大多是在內心獨白中完成的。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複雜性格寫得極為成功，例如她對丈夫（男主人公）的態度就寫得非常細緻，她一方面為他的缺乏溫順、體貼、無法和他在精神上事業上對話而痛苦，以至要離婚；她也曾為他的冷酷、自私、不擇手段的市儈氣而感到憤慨，但是當她面臨離婚之際，却仍然懷着難以擺脫的柔情：“不知怎麼的，我很想伸過手去，把手指插到那亂蓬蓬的頭髮裏，慢慢地把它們梳攏順……”使人讀後，不能不對這一對夫婦的家庭悲劇感到無限的惆悵。有一位評論家指責這種寫法，認為“她為什麼面對這樣一個自私冷酷的人物，却始終陷在曖昧的感情中呢？”這只能說明評論家對人類心理狀態的懵然無知，也從反面說明了這種寫法在中共文壇所具的叛逆性質。

此外，小說中許多地方寫虎，虎在其中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作品中有時寫人，有時寫虎；有時寫人時穿插上寫虎，有時寫虎時又穿插人的活動和情思，於是人虎相互輝映，使主人公的形象活躍紙上。

《我們這個年紀的夢》，寫一個女性在極端乏味的現實生活中，仍然

不斷追尋美夢的故事。她婚姻不美滿，嫁給一個庸俗的丈夫；工作單調無聊，在出版社做校對；家務繁重瑣碎，光買菜都要耗費許多唇舌和時間，於是她將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自己的潛意識所創造的、夢幻中的“青梅竹馬”和兒時驚鴻一瞥的“漂亮的小孩子”孜孜不倦的追尋上（這個“漂亮的小孩子”使我想起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中那位中年作家孜孜追尋的希臘美少年）。全篇作品疑真似幻，如霧裏看花，充滿了詩意的美的光輝。

除了張辛欣的以上兩篇外，還有兩個短篇在表現手法上頗值得注意。一是《鬼城》，映現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個經過武鬥的城市令人毛骨悚然的殘破荒涼，在氣氛渲染方面極為成功；一是《夢，遺落在草原上》，作者用意“皈依自然”，回歸到原始生活中去，其中描繪出藏北草原奪人心魄的美，塑造未經文明塵埃污染的牧羊姑娘的令人神往的純樸善良，它們都是難得一見的佳構。

願夢想能早日實現

我以為從這個選本（特別是張辛欣的兩個中篇）中可以看出中國大陸文藝作品所達到的高度。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把它們和《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的前三編中的作品相對照比較，當可看出近幾年來中國文藝的發展軌跡。

儘管目前中國大陸政治氣候不適宜於文藝花朵的成長、開放，但我仍然像《我們這個年紀的夢》中的主人公一樣，夢想着繁花齊放的日子，不論那是多麼的遙遠！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凌晨於香港

在同一地平線上

張辛欣

一

怎么办？

婚否——。不论填什么表格，照例要遇到这一栏。我停住笔。

不论大小，面临生活中每一个选择时，没有一本伟大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任何一个现成的人生经验，能准确地告诉你：在道路的选择上，在道德原则上，在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过时机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方式上，究竟怎样做是对？怎样做是错？没有定理可套……

有的，只是自己面对自己。

一个女孩队在我身边填表，同样的《电影学院导演系报考表》。她顶多十七岁的模样，手里握着带熊猫头的小钢笔，弯着腰不歇气地一路填下去。笔梢轻快地搔着纸面。是呵，她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所有意味着要经历神经的强烈颤动，要体验大喜、大悲或过多苦难的事儿，象这表格中的“婚否”、“奖罚”、“表演实践”、“创作经历”等等，她一律清楚、坦然地填上一个字：无。她的社会经历栏下，挂着一串学校的名称。在学历那一栏，倒堂堂正正，令人羡慕地写着：高中毕业。

又一只手越过我的头顶，交上报考表。浑厚的声音，敏捷的动作，一个高大、漂亮的男青年。挥舞着那表格，象扬着面优胜旗帜。一

晃而过，我瞧见，在“表演实践”那栏中，竟吓唬人地盘着个，8年。

我也挤在这儿，凭什么呢？

“……有戏吗？”

“管他呢，试试！”

“……嘿，你不是还报了广播学院当播音员那系吗？”

“跟这个错得开……”

“……差不多，我是六七届高中的。瞧，那些小家伙也许比我们更有希望。”

“不一定，再说我们的脑袋也经得起碰壁！”

“……打赌！西米诺的‘猎鹿人’，得的是五项奥斯卡金像奖！”

“喂，刚才我听老师问一个家伙喜欢什么电影，他说喜欢《蓝色档案》、《黄英姑》，真他妈土鳖！”

“……现在想小品有什么用，当场命题！这儿不是写着吗？”

“傻瓜！先想上十个，到时候总能套上。”……

学院报名处简直象个热闹的市场！似乎这个导演专业要干些什么、要考些什么无关紧要。只要能学习，能有一个改变生活状况的机会，管它行不行，谁都要试一试！现在就是这样了！

一个从外地来的、瘦嶙嶙的青年还固执

地守着桌角。他拿不到报考表，因为没有介绍信，单位不给开；他甚至连临时通讯地址也没有，因为是住在澡堂里。可他抱着五、六个剧本！写在质量低劣的包装纸上，装订得整整齐齐。照例有些惹眼的女孩，象蝴蝶似地飘来飘去。拥着一大堆尼龙花边，佩着廉价的项练。瞧得出，连举止、谈吐和眼神儿也是临时修饰过的。仿佛是来参加选美比赛。然而，包括她们在内，几乎所有青年的脸上，都渗透着一股子信徒进圣殿似的神圣劲儿——虔诚的掏五角钱手续费，捧走一张准考证。同样的热望和提心吊胆，使初次见面的人相互靠近，马上诚恳地交谈起来……

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新鲜，感觉却并不陌生。还是在遥远的西南边疆种橡胶时就尝受到了。招生的消息，象沙漠中的雨水，来得那么稀少、珍贵。每回，全分场的青年都眼巴巴地瞅着那一两个名额，明知道是无效劳动，还是会跑几十里山路到场部去，在招生工作人员住的屋外，转来转去，留意着听到的片言只语的含意。似乎那样就能捕获到什么希望。那次，和一位派去招数学系新生的中文系教师说了几句话，好几天里，我都觉着得了好大的快活和安慰！然而，那顶多是一次次伤神的梦罢了。后来连这梦也不敢做了……

一个满头大汗，尼龙运动衫的拉链从头扯开到底的男孩，举着准考证钻出人群，站在贴在柱子上的招生简章跟前，象照镜子似地一处处细琢磨，突然叫唤起来：“哎哟，还要表演呢，我可不愿在一大堆人跟前现眼！”

我被新来的人不客气地挤到一边，我也望着那张招生简章：

“凡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高中毕业程度，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均可报考。”

仿佛向所有的人打开希望的大门，实际上，初试的粗筛轻轻一摇，在这儿挤着的大多数人都下去了。真正能走进门的，没有几人。

拿着这张简单地概括了我的全部的表格，我尖锐地感到：我有什么呢？我已经是一

个竞争条件不佳的选手。唯一有的，是那些“小家伙们”来不及具备的社会经历，是撞得头破血流，但确实属于自己的感受和仍然没有被磨平的要干点什么的固执念头。但就在这，呆在这里的，跟我司一年龄组的男子汉个个都有！我，比他们又差一层……

一瞬间，想到这点，连泛起委屈的空儿都没有。只有象举重运动员上场前那样，想尽办法减轻重量，尽可能减少不利因素……

“你填完了吗？”那管报名的老师，用夹着支烟的手轻轻敲了几下桌面。他已经用目光催了我几次。

在“婚否——”这一栏，我划了一道斜线。只有自己对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明白。

我交了一叠学生练习本，里面都是我的习作。老师翻了一下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小心地吹去落在本子上的烟灰，脸上并无笑意，语气里倒带着不容躲避的探究。

“编剧和导演可不是一回事。想过吗？”

“想过。”

“做导演很苦，想过吗？”

“想过。”

“说说你的想法。”

“说真的？”

“当然是说真的！”但他冷静的追问里显然注入了兴趣。

“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两回事。我只想试一试。”

这仅仅是头一项初试。

考试者依次站在中间，朗诵诗或散文。有的不停地挥舞着手臂，叫人想起跳忠字舞的那个时代的遗迹。有的象会计报账，低着头，用一个平平的声调，急巴巴一气念完，倒是那个上过八年台的漂亮的小伙子挥洒自如，跟老师交流目光，也没有忘掉坐在两边的我们……那富于胸腔共鸣的声音抑扬顿挫，但我听不出他是在说什么。也许他表达出了那首诗的意思，而是我出了毛病。我衡量了一

切条件，怎么就忘了我自己的体力是否能撑下来！……

“你是不是有点儿紧张？”是那位烟不离手的老师主考，他变得很和气。

“是的。”我知道不是。可那真正的原因说不出。我觉得冷汗顺着后背簌簌地淌下来了。

“歇会儿吧！”

“不！”我恳求地笑笑。难道刚刚上时就败下来吗？我继续念。但是两条腿不听话地抖起来，自己也听得出，声音变调了。我拼命地控制，但丝毫没有用。连伸到眼前的手指也在一个劲儿颤。似乎除了正在思维的大脑外，什么都不属于我。我突然觉着，离前面的桌子，离一排老师身后那可以靠一靠的坚实的墙，都非常远，连那把刚刚坐过的扶手椅也远极了。那种什么都看得见，什么也抓不住的感觉又隐隐袭来……

“或者，”老师的声音也很远。“你先给我们讲个笑话。”

“笑话？”我仅仅重复着。

“一个小笑话，讲几句也行。”

陷入这种心境还能挤出什么幽默呢？可在这儿，最委婉的请求也是考题。不让大家笑一笑，过不了关。谢天谢地，我居然冒出了一个。

“也是考试作文，老师叫学生们描叙昨天观看球赛的真实感受。有一个学生半分钟交了卷，卷子上写着：下雨。没踢。”

老师们竟都露出微笑。我忽然明白，他们是好心帮我解除紧张，连坐在两边待考的年轻人，也都放声大笑。我没笑。过去，我是个最不能讲笑话的人，还没讲完，自己已经被预先知道的结尾逗得前仰后合地笑个不停，听的人反倒笑起我的傻样儿。可现在，我笑不出来……但是，很奇怪，这阵陌生人友好的笑声，把心里那片人所不见的阴云冲开了。我和真实的距离又一下子接近了。自信心又突然回来了。

学院门口贴出复试榜。寥寥几排号码中，有我的准考证号！紧接着是一项挨一项来不及喘气的复试。在自己的考试状况和老师们尽量不动声色地微微关注中，我感觉到希望，但我记着那一小道可能成为导火索的、自己划下的斜线。

最后一项考试完了。我走出考场，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当人们一个个走过去，我追上了当初接待我的老师。

“什么事？”十几天考试的接触，使他露出对熟人的微笑。

“我想更正报考表上的一项内容。”

“怎么啦？”

“我，结过婚了。”

停了一会儿，他才问：“我们是允许已婚青年报名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了更有力地参加这么多人的竞争。”我直截了当地说。

他皱着眉头严肃地瞧着我，仿佛是我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也许他不满意我这种方式。

“那么，你的家庭，他，支持你学导演吗？”

我停了一会儿，回答：“……我爱人是搞美术的，他很热爱自己的事业，在事业上，他也很支持我……”我的心在自己简单勾画的情景里感动地颤了一下。假如真是这样，一切太圆满无缺了！唉，我宁愿象个向日葵一样，把好看的一面朝着太阳，而把打落的牙咽进肚子里。怎么啦？这后一句竟是他说过的话！

体检完了。政审完了。我真不愿意过这样坐立不安地等待的日子，可还是一天天，一时一刻不由自主地焦急等待着结果……

结果来得太快了！所有的努力完全白费了。不早不晚，高教部下达了明文规定：已婚者一律不能参加大学考试。在进入竞赛场地之前，我已经就不配做个对手了。我忙给学院打电话，回答得干脆、明白：

“仅仅由于这个原因，百分之九十不录取

你了。”

我不知道已经这样坐了多久。

……也许，该换一个视点了，该动一动了，我想。但还是在盯着从眼前切过的那道阳光。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同一个节奏下，毫无意义、匆匆忙忙地上下翻动着。落入这种状况实在可怕，明明知道不能这样，但思绪就那么顺着一个平行的线缓慢飘动，停不下来，也没有任何一点加速、变向的动力……

哪怕有那些陌生人的笑声呢！我想哭，哭不出来。所有的突变临头，感觉总是极淡。好象努力不是我付出的，失败的也不是我。也许，和我们的年龄不相称的经历和感觉来得太多了，情感的起伏太频繁了，在过多的强刺激下，痛感的阈值提高了。

哪怕跟他面对面一声不响地僵持着，哪怕紧接着再吵个天翻地覆，象分手时那样，也比这样一个人呆坐好！可他已经走掉了，只拿走了一个手提包。少了到处乱扔乱放的画纸，小屋好象空了许多。

只有门上还有一张他画的虎，他忘了揭去。图钉是很仔细地按在宣纸边外面的。他仅仅在这方面是精心的！“俗人好虎”，人家说。他近来挑中虎拼画，一定也是精明地考虑过整个行市了。他怎么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呢！艺术气质全被商人气淹没。自私、冷酷，看准时机，不顾一切地干。他只顾自己，而对我，却根本不关心！我不得不走到这一步，原因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一切罪，为什么偏偏要我来承受呢？！

……

“第一胎啊，你是不是再和爱人商量一下？”大夫问我。

我摇摇头。

“……哟，第一胎……”当准备手术器械的医生也嘟哝着时，我突然感到恐惧和想要逃脱，可已经来不及了……。那股软绵绵的，叫人有些想吐的新洁尔灭消毒剂气味弥漫开

来，那直逼眼睛的，窗上炫目的白光，头边白色的枕套，身下白色的床单，都冷冰冰的……脚踏吸引器刺耳的声音，响了。停了。又响了……我象是要被抽空了！“快了，快好了。”那医生温和地哄着我，可那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喊了，又忍住了，然而怎么做也挣不出一一种无底的坠落感，我在往下沉，往下沉……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拉不住，什么都象是离得很远。我死死抓住床单。没有用。我用自己的一只手去抓另一只手。没有用。我想抓住他的手，把头贴在他的手掌里……我拼命渴望着真有他温暖厚实的手掌握住我的手，又拼命地推开这个最亲近的念头，我恨他！一瞬间，我闪过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常会咒骂她的丈夫……但那是好啊！这却是白白地痛苦，而且他知道的时候，又会怎样地暴怒呢？……连唯一能抓住的恨，也变得无着无落……

我从妇产科的门口走出去，从在大厅里等待的男人们身边穿过。他们，有的在墙边蹲着抽烟，有的焦急地踱来踱去，听到玻璃门响一下，他们全都抬头看。有一个脸上圆圆，光光的年轻父亲，抱着暖壶、提着奶瓶奔来，匆忙推门就往里闯，被护士不客气地训斥了……。我一个人慢慢走出去，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在公园那一站，上来了许多晒得满脸通红的孩子和微褐的肤色上泛着红色的大人。我站起来了。一位父亲热心地教着：“说，谢谢阿姨！”一个小孩心不在焉地重复着，急急忙忙爬到椅子上，向外张望。在这些欢天喜地的路人面前，我的眼泪忽然涌出来了。前后左右都是人，躲也没法躲。清晰的孤单和强烈的追悔一下子把我完全吞没了……。

我和他就这样分开了。

一个月了，为了应付紧张的比赛，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淡泊地沉下去，现在，许多东西一起泛上来……。感情不是在这儿才突然断裂，裂痕早已渐渐集拢，那孩子又失掉了！而这仍然存在的法律关系，紧接着使我失去靠我

自己奋斗挣来的希望！

就这样完了？认了？！

组织家庭，象自己织了一个小小的网。为什么我只要想稍稍动一下，就要挣个七零八落？难道我失败，我越弄越糟糕，是本来就不该动，不该走？我并不是我一定要冲到什么地方去，我的愿望很小，有什么错呢？

还是在婚前，我知道了这样一句话：不管双方以为怎样了解了，结了婚，也是在重新认识。我有了精神准备，可还是感到许许多多的不习惯。我并不固执啊，我默默地改变了许多想法和做法。两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象大自然中一物降一物的生态平衡，也有一种一开始就自然形成的状态。那时候，听一些女人夸耀，在家里都是她的丈夫做饭、洗衣服，我一点不羡慕，我不希望我的丈夫比我弱，捧着我不，没有事业心。不过，我懂得了诸如在客人面前，尽量闭起嘴，把家庭主宰的地位留给他等等小道理，为了给他调来北京、开辟事业上的道路创造条件，我放弃了去年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结了婚。我还想：不是有一边揉着面，一边读着竖在窗台上的书本的榜样吗？繁琐的家庭生活几下就把这个天真的想法揉碎了……也许，有些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象很多姑娘一样，我也曾深深地暗暗叹息：这个时代的男子汉太少了！每个姑娘的追求不一样，但悄悄在心里勾勒出的、理想的男子汉的形象却几乎是同一个模样。有些人还羡慕过我的选择呢！然而，我现在却知道了，一个男子汉并不一定能做好丈夫，象他，能把旁人的话都当耳旁风，不动声色、不动摇地夺他要争到手的东西。如果还象当初远远地、朦朦胧胧想着他，望着他，也许他是一个精神力量。在一起生活，他却什么也不能给我！他只打算让我爱他，却没有想到爱我、关心我。我觉得，他只要得到家庭的快乐和幸福，而我却要为此付出一切！也许到现在，他从来没想过，在生活的竞争中，是从来不存在绅士口号：女性第一的。我们

彼此一样。我还能再退到哪儿去呢？难道把我的一点点追求也放弃？生个孩子，从此被圈住，他就会满意我了？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当我没有把我的爱好和追求当作锻炼智力的游戏和装饰品，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无法保持我和他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我还是什么也得不到……

现在这会儿，他正在忙什么呢？他知道我成了这样会怎么想？他根本不会想到我的！

“百分之九十不录取了！”这就是我的结果？为什么还留百分之十？是关上大门前的最后一道缝，是学院还在想办法？还是仅仅一个安慰一下我的幻影？也许，我应该紧紧抓住这百分之十继续努力，象生活里曾经度过的其他关头一样，直到结果无可挽回地摆到眼前……

为了这一点点，我要做什么？……闪过的念头使我不寒而栗。

怎么办？！

二

这种女孩子，求她办点事儿，就算是被缠上了！

“……你还答应给我画张虎的。”

“我记得。”

“还是给我画个猫吧！”

“趴在沙发上的吗？”我知道，她只要懒得坐起来，这电话就会一直打个没完。眼下，还可以让她在那儿自我欣赏一会儿。

“去你的！喂，下午干吗？”

“画画。”

“晚上呢？”

“画画。”

“去国际俱乐部跳舞吧，老外的舞会，我们可以找到舞票。”

“我看你再找个伴儿也不难，我跟不上你的‘迪斯科大全’。”

“嘿，你？整个儿一个现代节奏，有感觉就行，……”

我感觉该放下电话。她大概以为，我也跟她一样，打算哼哼唧唧地打发掉一个早上。

我把电话筒架在肩上，任楚云去展示她那娇滴滴的声音，一边打开记事本，看看昨晚写下的，今天必须办完的事，计算着跑这些地方最经济的路线。

1. 王处长家，调动问题，带画。
2. 给对调人找房子。
3. 自行车。
4. 画店，二张。
5. 出版社，大平。
6. 楚？！
7. 方便面。
8. 给刘的画，交周秘书。
9. 电视台。
- 10.

——还是不能决定，要不要回去看看……晚上再说。一上午跑完这些地方，危险。“电视台”……，不，还是去一趟！最要紧的是第五项，得想办法认识总编楚风之，但是，怎样做最合适呢？……

“哎，你千万别忘了！”现在能做的，是提醒她一下。

“什么呀？”

“刚刚跟你说的，请你父亲看看我的画。”

“哪儿跟哪儿呀！人家问你去不去潭柘寺呢！你这个出画册的事，不是定了么？”

“你记着说就行！”

但愿她的脑子象腰、腿、胯一样灵！我挂上电话。躺着去吧！定了，哼！那画册不到上机器开印，不到摆在新华书店的柜台上，就不算定了。不论办什么事，不到放在面前、抓在手上，都不算定！楚风之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就在记事本这一页上，却不能打。对女

人直接进攻有效，对老人慢慢搔痒更好。还是应该通过吴大平了解画册的情况。

“今儿还往外跑？调工资出二榜呀。”每天出门，传达室老高总要说什么。

“上次没调，这次总跑不了吧？”

骑自行车出大门了，老高才又想起什么，拉开小玻璃窗，用哑嗓子追上我的车轮。

“喂！咋，还有个人给你打好几回电话。”

“谁？”我跳下车。

“一个女的。象有挺急的事儿。”

“什么事？”

“没说。”

重新骑上车的时候，我猛然想起又一件要办的事，该请吴大平吃顿饭。无论从他是老同学，总在他那儿蹭饭吃，还是从他是我的责任编辑这一点，都要请。今天中午！同时，弄清今年的出版计划，瞧瞧我那本画册的左邻右舍挨的是谁，但愿不是那些有名气的老头儿，他们的招牌一显，就会挤垮我的小铺。

最先要办的事，却是得赶紧修修我这辆破车。

该上班的时候，车铺外边挤着一堆人和车，在轮着打气。车铺里倒还冷清的，我象是第一个顾客。老师傅蹲在一个吊起后轮的车边上补内胎。小师傅正对着玻璃窗研究脸上的粉刺。就是个脚蹬子和闸的毛病，要等中午取。说是活多。

“劳驾，借个辮子！”我说。

老象要抢他的饭碗似地町着我，那小青年倒指个地方。我抄起工具自己修起来。有十分钟就行。脚蹬子是昨晚散的，骑得太猛。十一点关大门，一到那时候，老高就成了最有权威，最需要记得的人。这下，剩了几根光秃秃的棍儿，橡胶的脚蹬不知扔在什么地方了……没个车简直没法在北京办事，太大，太散，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光跑路半天没了。那晚报的记者一本正经地问我，在事业奋斗上，最深的感触是什么，真应该实实